

香港方物志

葉林豐著



中華書局印行

香 港 方 物 誌

葉 林 豐

中 華 書 局 印 行

版 權 所 有
不 准 翻 印

香 港 方 物 誌

書 號：

定價港幣一元二角

編 者： 葉 林 豐

出版者： 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者： 中華書局香港印刷廠

香港九龍北帝街馬坑涌道

發行者： 中 華 書 局

香港皇后大道中50號 星加坡大馬路71號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

香 港 一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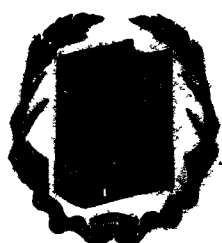
前 記

這些短文，都是在一九五三年的一年間，陸陸續續在香港大公報的副刊上發表的。這不是純粹的科學小品文，也不是文藝散文。這是我的一種嘗試，我將當地的鳥獸蟲魚和若干掌故風俗，運用着自己的一點貧弱的自然科學知識和民俗學知識，將它們與祖國方面和這有關的種種配合起來，這裏面有科學也有傳說，用散文隨筆的形式寫成了這樣每篇千字左右的短文。

在報上發表時，讀者的反應還不錯，這才使我現在有勇氣將它們加以整理，保存下來。

作 者

一九五六，七，十二，香港。



人民幣售價
七角二分

香港方物誌

目次

前記

香港的香	1
船寮洲的古物	3
英雄樹木棉	7
一月份的野花	8
香港的哺乳類動物	10
香港的野馬騮	11
新蟬第一聲	13
夜雨剪春韭	14
后海灣的鷺鷥	16
青草池塘處處蛙	18
三月的野花	19
三月的樹	20
青竹蛇	22
四月的花與鳥	23
貓頭鷹	26
山狗和水獺	28
害蟲的天堂	29
從鱷魚談到爬蟲類	31
香港的茶花	32

山猪和箭猪·····	34
蠔和蠔田·····	35
藍鵲——香港最美麗的野鳥·····	38
香港蚊蟲的現在和過去·····	40
荔枝蟬，荔枝蟲·····	41
香港的馬騮和駱駝·····	43
海參的故事·····	44
西洋菜·····	46
香港的野鳥·····	48
呢喃雙燕·····	49
禾蟲和禾蟲糞·····	51
禾虫食譜和詩話·····	52
薑之種種·····	54
閩粵荔枝之爭·····	57
竹和筍·····	59
琵琶魚，魔鬼魚·····	61
香港的蝴蝶·····	62
朝生暮死的蜉蝣·····	63
毒蛇的鑑別·····	65
夏天的毒蛇·····	67
蛇王林看劊蛇·····	68
魚豬與豬魚·····	71
可炒可拆的香港蟹·····	73
南方的李·····	74

杜鵑的疑案	76
再談杜鵑	77
野百合	79
香港的蜘蛛	80
相思，繡眼	82
魚蝦蟹蟹的蟹	83
黃蟹	85
香港的杜鵑花	88
香港的百足	89
蠟嘴，竊脂	92
談香港的鴨	93
香港的狐狸	95
水母，白蚱	96
沙灘上的貝殼	98
街邊和水邊的蛤蜊	101
白蘭，含笑	103
老榕樹	104
香港的麻鷹	106
枸杞和枸杞子	107
香港的野蘭	109
香港的龜與鼈	110
香港的大蝸牛	112
可怕的銀腳帶	113
大南蛇	115

緣木可求的海狗魚	116
蜆與蠔	118
啄木鳥	121
香港的海鮮	122
穿山甲——香港動物界的冤獄	125
菩提樹，菩提紗	127
美人魚	128
大樹波羅	130
苦惡鳥的傳說	132
幼細的鐵綫蛇	133
芋𩶛芋仔	135
薯仔和番薯	136
談外江鱸魚	138
紅嘴綠鸚哥	139
豬屎渣	141
比目，撻沙，龍脷	142
翡翠，魚郎	144
糯米包粟	145
行不得也哥哥	148
孔子家禽	149
海鏡，明瓦	151
香港的老虎	153
墨魚，烏賊	154
可怕的白蟻	156

家婆打我	158
鬼鳥，蚊母鳥	159
古怪的海星	161
沙追	163
菓子狸及其他	164
香港的鳳尾草和青苔	166
香港的核疫和鼠患	167
充滿鹹魚味的長洲	171
大埔的珠池	172
冰與雪	174
香港唯一的一部植物誌	177
香港的一歲貨聲	179
香港的年糕	181
年晚煎堆	182
吊鐘——香港的新年花	184
牡丹花在香港	187
水仙花的傳奇	189
過年用的茶素	192
唐花薰貨	194
賀年的糖果和果盤	195
年宵花市	197
除夕雜碎	198

香港的香

香港被稱為香港的原因，有許多不同的解釋。有人說從前有一個女海盜名叫香姑，她利用這座小島為根據地，所以後來稱為香港。又有人說在今日香港仔附近（從前稱為石排灣），從前有一道大瀑布，水質甘香，航海的船隻總在這裏取淡水，因為這瀑布的水質好，所以稱為香港。但無論怎樣解釋，香港這兩個字却是有原因的，因為在石排灣附近有一座小村，土名為香港村（現在還稱那地為小香港或香港圍）。這座香港村遠在英國人不曾踏上這座小島之前就久已存在。所以香港島一名的由來，既非因為香姑也不是為了瀑布的水香，實因為島上原本就早已有一座小村名叫香港。

可是，這座小村為什麼不叫臭港而叫香港呢？香在什麼地方呢？這正是我現在想同讀者談的。因為這個“香”並非水香，也不是人名，實因為這地方從前是一個運輸香料的出口小港，所以稱為香港。

這種香料並非島上自己出產的，而是從東莞各地運來（香港島和九龍各地從前都是隸屬東莞縣的，後來又從東莞縣析置了一個新安縣，香港等地遂改隸新安。新安後來又改稱寶安），集中在石排灣，然後再出口運往各地。這種香料，不是流質也不是木質，而是一種香木的液汁凝結成固體的。它們有的像松香琥珀那樣一團一塊的，有的又像檀香木那樣一片一段的枯木根。這種“香”（從前人就簡稱它為“香”），是當時其他許多香

料製品的原料，薰衣、習靜，所燒的就是這種香。上等的價錢非常貴，甚至可以同黃金比價。從前人所謂“焚香默坐”，所焚的就是這種香，並非燃一枝線香或是燒一爐檀香。今日我們所見的古董銅器之中，有一種名為博山爐的東西，就是煎這種香的，下面有盤可以盛水，用熱湯蒸香，使香氣緩緩散發出來，並不直接放在火裏去燒，所以稱為煎。

東莞出產的香，在當時南方各地出產的香料之中，算是最有名的，稱為“莞香”。莞香遠銷至當年蘇杭和京師，香農將他們的出品從產地集中到石排灣附近的這個小港，從這裏用大眼雞船運至省城，再由省城北運。於是島上的這個小港就稱為香港，附近所住的村莊也就稱為香港村。

明末廣東大詩人屈大均的“廣東新語”，記莞香盛時遠銷至北方的情形道：

“莞香度嶺而北，雖至劣亦有馥芬，以霜雪之氣沾焉故也。當莞香盛時，歲售踰數萬金，蘇松一帶，每歲中秋夕，以黃熟漚且焚燒，號為薰月，莞香之積閭門者，一夕而盡，故莞人多以香起家。”

莞香自明朝直至清朝中葉，都是當地一大名產，馳名全國。產香的樹，名為古蜜香樹。這種樹宜種在砂土的山田裏，稱為香山。鑿取香根的工作多由婦女擔任，她們往往將香木最好的部份切一點下來私藏起來，作為自己的私蓄，然後以重價賣給外地來的香販，這就是著名的“東莞女兒香”，是莞香中的精品，價格也最貴。

莞香雖然有名，可是上品產量並不多，而且香樹要種十餘

年後始有香可採，愈老愈好，所以產量不會多，並且整個東莞縣也僅有幾處地方所產的是上品。今日新界大埔的沙螺灣，沙田的瀝源村，都是產香名地之一。可是到了清朝雍正年間，因為莞香上品價值兼金，而且不易覓購，宮中需求黃紋生結黃熟（這都是莞香的名目）甚急，竟派出採香專吏到東莞來坐索，並且指名要購異種名香。縣官無奈，只得責成里正地保等下鄉搜求，搜求不得，就用嚴刑來追比，以致杖殺了許多地保里役。這一來，種香的人家嚇壞了，他們為了免除禍根起見，竟將所種的香樹斬伐摧毀，然後全家逃亡。香木並不是一朝一夕就有收成的，而且也不是隨地可以種植的，於是自從這些香戶斬伐香木逃散以後，莞香的出產便從此衰落漸至滅絕了。

莞香的出產雖成了陳迹，但至今還在香港留下若干餘韻可供追溯。當然，第一就是“香港”這個名稱本身，因為就是從這個小港口運香出口，所以才稱為香港的。其次是尖沙咀，這地方從前稱為香埗頭，從這裏運香至石排灣集中，然後再轉運出口。

還有，新界的遊客當記得沙田城門河附近的香粉寮這地方，這個一度被當作天體運動者樂園的所在，就是利用山水來舂確香木成粉，製造線香盤香的，還有大帽山脚下的川龍村，那裏至今也仍有許多舂確香粉的大水磨。這些都是當年莞香的餘韻，也就是今日香港之“香”的由來。

舶寮洲的古物

舶寮洲一名南丫島，在香港仔鴨脷洲的對面，中間所隔的

海峽，就名舶寮海峽。從香港到舶寮洲，沒有輪渡可乘，你只可以在香港仔搭往來兩島之間的街渡，或是自己僱船去。

香港範圍內的島嶼，最大的是大嶼山，其次是香港島，第三便要數到舶寮洲了。舶寮洲地方很荒僻，多是未開發的荒山，僅有幾個小村落。沒有大的漁村，沒有特殊的出產，也沒什麼名勝和古蹟。但它却因一件事情而著名，那就是曾在這個島上發現過我們先民的遺物。

發現古物的地點是在舶寮洲的西部，是個大海灣，土名就叫大灣。這地方面對大嶼山和長洲島，中間所隔的海面名西舶寮海峽。祇發掘出有古物的遺址共有三處。即榕樹灣，洪聖爺廟和大灣肚三處，這些地點都在向西的這個大海灣上，其中出土遺物最多的是大灣肚。從香港坐船去看這個遺址，最好是乘船繞過舶寮洲的北部，直接駛到大灣海面，從那裏再轉駁小舢板上岸，甚或從大船上游泳上岸也可以，因為發現遺物的地點就在海濱沙灘和土壤交界的地方，破碎的陶片幾乎俯拾即是。若不採取這樣的路線，則可以在東面的“野餐灣”（一名旅行灣）上岸，從那裏直趨全島的中心蘆鬚城，再向北翻過幾個山坳，下山來到海濱，就到了大灣。這一段步行的路程要有人帶路，而且在夏天走起來會很辛苦。

大灣肚的先史遺址，是無意中給人發現的，發現的經過很有趣，那已是二十多年以前的舊事了。據說，當時香港政府正在兵頭花園地底下建築一座蓄水池，需用大量的海沙（這座地下蓄水池就在今日噴水池那一片大草地的下面，噴水池背後的那兩座小台就是泵房，水池的入口正對港督府，乘巴士經過上

亞厘畢道可以望得見)，包工的建築商僱用帆船到舶寮洲的大灣挖取海沙，工人偶然在泥沙中發現很多陶器碎片和箭簇，拿回來賣給人，後來給水務局知道了，便告訴當時香港大學的一位謝爾石教授，他便親自到大灣去查勘，發現在那海濱一帶的高地上，幾乎遍地都是這類陶器碎片。後來他又將這樣的發現告訴一位芬神父，邀請他一同去作比較有計劃的發掘，頗有收穫。後來，芬神父根據他所掘得的這些遺物，與我國先史及殷商時代的文化加以比較，寫了好多篇很細密的論文發表，可惜他在一九三六年因病去世，研究工作便中斷了。

舶寮洲發現先民遺物的大灣，三面有山環抱，因為向西，可以免除東北和東南季節風的侵襲，又從山腰裏有一道溪流直通海中，終年不涸。從地理位置上說，這確是一個理想的建立村落的地址。先史時代曾經有人在這裏住過，是不難想像的。至今山脚下還有廢棄的田地的遺蹟，又似乎開闢過園圃。可是現在僅有一兩間孤單的寮屋，四週全是一片野草雜樹，顯得非常荒涼。

據芬神父的現地查勘報告上說，這類遺物的埋藏量約有四尺厚。自地面向下掘，平均掘到十七八寸至七十寸的深處，就可以發現這種文化層。蘊藏量最豐富的一層，是在三尺左右的深處。那些表示文化水準較高的陶器，僅在上層才有。至於石斧和銅箭簇，只有較下的地層始有發現。根據這些情形看來，可知遺物的位置層次，都不曾經過翻動或水流的沖洗，還保持着原來的自然堆積層次。

舶寮洲的先史遺物發現至今，已經二十多年。本地人多數

僅知道這地方曾出過“古董”。至於究竟是些什麼“古董”，以及它們是多少年以前的遺物，能正確理解的人並不多。甚至有些人誤解，以為這是幾十萬年以前原人時代的遺物，或是幾萬年以前的遺物。

根據發現最多的陶器碎片的花紋，火候和製作方法，與其他各處所已經確定年代的相類遺物來比較，顯明的表示舶寮洲所出土的先史遺物與當時中國沿海的文化源出一轍，其年代約在公元紀元前二百年至五百年之間，即是距今約二千五百年左右的遺物。

所發現的陶器碎片，多數是一種圓形的“甕”或“鉢”的碎片。完整的一個也沒有。從拼湊起來的殘缺不全的形狀看來，這種陶器是圓形的，約有十英寸高，口上有短短的頸。頸下有花紋數道，多是斜方格或菱形的線構成的圖案，是用硬物壓成的，圖案的風格顯然受有中國銅器的影響。此外還有一種類似杯的陶器，有些附有薄乳狀的黃釉。因為有釉，它們的時代比那些甕一定更遲些。

石器都是長方形經過仔細磨琢的石斧，是可以裝柄的。此外還有非常尖銳的石箭簇，又有許多大小不一的石環，類似戒指或手釧。並發現了鑽取這些石環的工具和剩餘的石片。石質有些與本地附近的岩石性質相同，有些顯然是從外地運來的。

芬神父等所發掘的舶寮洲先史遺物，從前都貯藏在香港仔的華南修道院以及香港大學的利瑪竇宿舍內，經過太平洋戰爭，這些東西的下落都不明了。一九四八年，歷史學家翦伯贊等人在香港時，大家曾到這遺址去看過一次，並從地面上拾回了若

干陶器碎片和石器。

英雄樹木棉

今年立春立得早，加之早幾天的天氣又特別燠暖，新年才過，香港的木棉樹竟已經開花了。香港人素來相信，只要木棉開了花，天氣便不會再冷。尤其是水上人家更相信這徵候，他們以銅鑼灣避風塘附近渣甸倉的那棵大木棉樹為準，只要樹上的花一開，便將僅有的破棉胎捲起來，拿上岸去實行“趕綿羊”了。本來，香港的氣候，在陽曆二月，即農曆的新年頭，照例會特別冷幾天的，但木棉既然開了花，就是冷也不會冷到怎樣了。

香港的木棉，雖不及廣州市和西江一帶那樣的多，但從現在市區附近所殘存的株數看來，在從前一定也不少的。目前香港的木棉樹，往來市區最容易見到的，是花園道口聖約翰教堂對面的那幾株。大約一共有四五棵，矗立道旁，因為在軍營外邊，四週又沒有其他的雜樹，所以特別容易望見。每年開花的時節，如果天氣好，映着日光，滿樹的大紅花高撐半天，看起來真如屈大均所說的：“望之如億萬華燈，燒空盡赤”。

木棉古稱史侯花，俗稱紅棉。又因這種樹枝幹高聳，常常高出附近其他各樹之上，所以又有英雄樹之稱。木棉是先花後葉的，開花時枝上往往還留着隔年的舊葉。花朵的模樣很像江浙的辛夷木筆，但是並非紫色而是深紅的，六瓣向上，花蕊黃色，在那矯健如龍的枝幹上，綴着一朵朵的大紅花，樣子非常